

我就是——一个市民导演

——论冯小刚导演作品风格的多样化

肖启映

(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冯小刚是一位极具个人特色的导演，作品风格以北方京味儿喜剧著称，是中国大陆具有票房号召力的导演之一。谈论到冯小刚，不得不提其拍摄的商业电影，尤其是他的贺岁片，已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值得去探究。冯小刚很睿智，并不沉迷于金钱效应，更不会迷失对艺术的追求，他的电影风格不断转变，努力在重大历史和民族记忆中，寻找可歌可泣的平凡人生真谛，体现出当代国产商业电影的美学风格，在平衡电影艺术与商业美学的独特方式上，冯小刚导演作品具有很高的探讨价值。

【关键词】冯小刚导演；商业电影；黑色幽默；票房

贺岁电影的盛行，其实是艺术价值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必然物。冯小刚游走在商业与艺术之间，通过改编套用别人的故事，对准一系列的平民视角，更加与导演自身的情怀共鸣，用自己的故事内核，表现出民族的悲情。在商业元素多变的时代，这种结合对艺术的追求和人生思考，使艺术与商业元素双向结合的方式，无可厚非能取得重大成功。人物的命运，经艺术的加工，往往呈现出的作品更加深入人心，直击观者心灵深处。同时赢了票房，也获取名利。

一、电影作品类型多样化

冯小刚的大多数电影大都是小说改编，与其合作最多的，是通俗作家王朔，严肃作家刘震云等人，优秀的文学脚本搭配多样化的导演风格，天时地利人和的汇聚，也因此使得冯小刚从无名小卒走向国内外极具影响力的导演。从《甲方乙方》（1997）、《不见不散》（1998）、《没完没了》（1999）、《一声叹息》（2000）、《大腕》（2001）、《手机》（2003）、《天下无贼》（2004）、《夜宴》（2006）、《集结号》（2007）、《非诚勿扰》（2008）、《唐山大地震》（2010）、《一九四二》（2011）再到近年来《我不是潘金莲》（2016）、《芳华》（2017）至《只有芸知道》（2019）等等众多著名影视作品，从琐碎的市井小民生活到宏观历史的题材，都有涉略。冯小刚是高产量导演，年代时期不同，冯小刚的电影风格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中期和后期。

早期作品走大众娱乐路线。20世纪90年代，在国外电影的冲击下，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名声在外，而第六代导演的作品还处于起步阶段。冯小刚带着“冯氏喜剧”类型电影脱颖而出，《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贺岁片三部曲”获得极高票房。这类作品娱乐了观众也娱乐了投资人，有没有娱乐自己，恐怕只有本人知晓。但我们知道的是这类作品使他进入亿元票房导演俱乐部。

中期作品走严肃路线，这类电影作品不仅收获了口碑，还稳住了票房。《夜宴》《集结号》《一九四二》《唐山大地震》等，电影表达看似不同时代的印记，却带着冯氏主观，回应政治意识形态。为冯小刚收获了众多奖杯，大众看电影要么求一哭要么求一笑，观众不喜欢深刻，评委却最喜欢深刻。

后期作品走放飞自我路线。在此期间，虽有改编作品，但这类改编作品不再以娱乐大众恶心自己为目的，年过半百，他才开始自我表达，羞于表达情感的他才真正开始回忆，开始抒情。借此，《我不是潘金莲》《芳华》等佳作孕育而出。显而易见，不同于其他导演，先是从艺术向商业电影的转变，而冯小刚的创作模式却是在“逆行”。这跟众多导演的创作

历程刚好相反，典型如，张艺谋《黄土地》到后来的《英雄》，陈凯歌《霸王别姬》到后来的《无极》。都是先艺术后商业，先表达自我，后娱乐观众。

二、冯氏喜剧性幽默风格

在冯小刚系列电影创作中，70%以上的镜头往往经由语言来支撑，大量的对白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形成了冯氏电影的独特风味。这也是冯小刚喜剧电影区别于成龙、周星驰等其他华语影坛喜剧电影人的典型特征。冯小刚导演的风格给人第一感觉是很“痞”，影片中的主角的形象极大部分都是都市生活中的普通人，没有惊人的成就、没有出众的外表、没有高尚的社会地位，实实在在普普通通的市井小民，有自己的需求和梦想，嘴硬心软的平凡人形象塑造，对白采取调侃的京味语言，赋予角色中的人物具有鲜明的个人气息，继而又有了“北京爷”的形象。冯小刚电影从早期集中于北京拍摄，到后来转战国内外各大城市，无论影片里的场景怎样变换，葛优饰演的“北京爷”在抬手举趾间，话起话落时又把这满满的“京味儿”呈现出来。什么是“京味”？影片《不见不散》中主角刘元是移民到美国的混混，没有固定的工作，装瞎的行为结合诗朗诵一般的情感流露出深深的无奈，可是这一切却随着被揭穿后的一句：“我又看见了，这是爱情的力量”，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中突出了庄谐相生的幽默。而“同志，我们今天大踏步地后退，就是为了明天大踏步地前进”、“首长好，为人民服务”更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善意而温和的揶揄。《甲方乙方》中川菜厨子“守口如瓶”，“打死我也不说，地主家的余粮没了”的英雄梦，心直口快，藏不住秘密的胆小行为彻底消解了英雄的崇高含义。《非诚勿扰》里秦奋的一段相亲自白尤其有代表性。“从投资的角度看，我就算不良资产，我这包袱说什么也不忍心抛给你，咱们今儿几个就先停盘吧”“人品五五开，不算老实人，但天生胆小，杀人不犯法我也杀不了人，伤天害理了自己良心也备受摧残，命中注定想学坏都当不了大坏蛋。”现代都市现实的“爱情观”，带着批判性的立场，密集的对话充满了嘲讽，普通的相亲介绍被写成相声，调侃之味充斥其中，引发观者更深层次的思考，通过“北京爷”的演绎淋漓尽致地展现“京味儿幽默”的味道。由此可见，所谓的“京味”，是缔结发生在人与城市之间特有的精神联系，是人所感受到城市文化内涵，所表现出来的行为风格。作为一种地缘文化，京味儿文化是北京特有的传统文化，是地域风格对北京人潜移默化的影响与塑造形成，是一种本地人“集体无意识”的生活方式，它尤其强调这个“味儿”。冯导的喜剧很好的运用了京味的语

言风格,极具个人特色,缩短了与观众时间的距离,接地气的展示出地道的本土爷们语录。

冯小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影响深远的时代。他的自嘲台词反映了社会的情节,并以公众喜爱的独特形式表达出来。台词既粗俗又有点优雅,反而观众们觉得很有趣,很有灵感。这种独特的喜剧模式是无法超越的,它是冯小刚导演独特的黑色幽默,是一种具有导演个人魅力的艺术手法。葛优在冯小刚镜头下饰演的各类角色,类似一个标签化的存在,每一个人物自带黑色幽默,调侃生活,调侃人生。央视《开讲啦》节目现场,主持人问冯小刚:“如果你的四个好友葛优、张国立、王朔、刘震云同时掉到水里,您会先救谁?”冯小刚很爽快地回答:“先救葛优!”“为啥?”“因为葛大爷嘛。王朔的水性非常好,震云也没问题,国立是最好说话一个人,没救他过后给他说他个抱歉,他也没什么意见。

葛大爷是国宝啊,咱们首先要打捞国宝。”惹得现场爆笑不断。^[1]无论是生活上,还是电影中,冯小刚都自带这黑色幽默,语出惊人。冯小刚的黑色幽默,是把电影中的喜剧设置成舞台情景式的滑稽,好比生活上的段子手,令观众开怀大笑的同时,还能令人若有所思。《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则是一家小面馆老板娘,生活上自给自足,常常头戴斗笠,身着乌黑色长袍,恍若古代的侠女。在上访的过程中,把官场社会现象一一揭露,令人啼笑皆非,又讽刺严肃。《甲方乙方》中四个自由职业者给予客户服务“好梦一日游”的设定,有钱人想过苦日子,大明星想当普通人,千奇百怪令人啼笑皆非的要求更是需要通过做美梦才能找到人生的乌托邦。《大腕》中的尸体布满的赞助商广告语,讽刺当今社会为了钱什么都肯干的不良现象。反讽与黑色幽默大同小异,冯小刚导演擅长运用这种搞笑荒诞的情节语境,戏剧化模式展示,具有隐喻意味。与周星驰导演的无厘头幽默不同,冯小刚黑色幽默风格更贴近生活,平民化人物产生的巨大落差,加于语言上的诙谐,用于解说、调侃、讽刺当代社会荒谬的社会问题。揭开贺岁片喜剧形式的包装,不难看出冯小刚导演所追求的电影故事是对当下都市人的生存状态的呈现,这也正是冯小刚的贺岁片没有纯粹成为搞笑闹剧的原因。

三、赋予商业作品中艺术价值

冯小刚是一位具有强烈的平民意识的导演,明明擅长拍商业片,却带有一颗艺术家的心,他始终把目光投向喧闹的现代都市生活和市井平民的精神状态。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就是个市民导演”。^[2]早期的冯小刚注重商业性,以贺岁片的形式迎合大众娱乐审美。中后期多为大制作、大市场、大发行等投入,兼具艺术性与商业性融合,逐渐艺术化。冯小刚因贺岁片而声名鹊起,被誉为“贺岁片之父”,作品带有其独特的标签,再想撕掉就极为不易,尝到了类型商业片甜头之后,冯小刚毅然决然地去追寻自己的“艺术梦”。也可能是他从来就不满足于商业电影的制作,脱俗入雅不过是“曲线救国”的策略。他曾在公众场合表态:“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狠下心拍商业片的。”^[3]从这儿可看出,冯小刚并不满足于贺岁片等商业电影所取得的成就,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对艺术的探索研究,系统坚决开展严肃的艺术电影的创新,从一开始的喜剧模式票房走向注重影片内容的厚重感,关注到人的生存境遇再到人文底蕴,逐步向艺术性靠拢。冯小刚很睿智,有意识的选择厚重感很强的文学作品进行二度创作,将自己的个人价值观艺术观融入影片制作中,形成艺术与商业交流结合,焦点对准“普通人”,展示的是大时代背景下的“小情怀”,形成人与自身之间,人与社会

之间的距离格格不入。冯小刚电影《芳华》在2017年12月15日上映,讲述了在文革时期的部队文工团里一群正值芳华的年轻人在爱情萌发时经历了残酷战争的洗礼。文革两个字眼对中华民族来说很沉重,它摧残了几代人的心灵,也给那一代代人留下深刻的回忆,这回忆有苦涩有甘甜,即使是摧残,即使是糟蹋,它也有属于它的芳华,属于一代人的印记。这个印记镌刻着历史的故事,书写着当时人物的悲欢,彰显人性的芬芳。越来越多的有识分子去深挖文革十年的磨难,有人在研究历史,有人在反映历史,经过那艺术的加工,艺术的提炼,或者故事内核的虚构,再提升深入,从而创作出更多的影视作品,这些电影,它来自生活,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表达出创作者的意图和想法,表达出创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等等。七八十年代的时期,冯小刚也曾是文工团的一份子,电影里边讲述的文工团的故事,不正是他自己当年历史的写照。2016年11月,冯小刚的《我不是潘金莲》一上映就引起极大争议。冯小刚采用遮幅的拍摄手法,圆形画面占据荧幕中间设计出审美距离,营造出偷窥感,赋予更深刻的蕴意,这是导演艺术化的叙事手段,形成自己独有的艺术风格。影片中李雪莲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的形象,她是寻求自我的权利,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的清白,冲淡封建思想的压迫,朴素的农村妇女为了维护尊严,维护个人权利,毅然决然的踏上了坎坷的维权之路。李雪莲的维权,一是来自于丈夫假离婚的欺骗,二是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李雪莲为了自证清白,十年如故一遍遍上诉,挑战社会法制平等。《我不是潘金莲》脱离了传统的女性范畴,在影片中表示对命运对苦难的思考,李雪莲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参与假离婚风波,参与十年闹到北京,死磕到底的李雪莲展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自强意识。主角人物的社会地位并不高,职业都是普通老百姓,冯小刚这种平民视角,既有对历史洪流下小人物的人文关怀,也有对人性的救赎思考生命的意义。

冯小刚的大红大紫,得益于“善于讲故事、善于编情节、善于攒语言、善于选演员”。^[4]切合观众的审美需求,采用商业性与艺术性结合的创作模式,冯小刚获得良好的口碑与票房。影视业的发展不仅要承担大众娱乐和票房消费的功能,更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达现实时代的生活方式。从事影视行业人员更要具有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冯小刚导演商业美学电影无疑是极好借鉴的例子,具有市场经济效应下,形成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收益有速度,电影有深度。

冯小刚导演的艺术文化内涵影片愈发丰富深刻,使其从容游走在商业与艺术之间,寻求两者的精妙平衡。尽管偶有争议,但票房永远是他实力的铁锤,无可撼动。

参考文献:

- [1] 周星. 占据文化创作高地而不必随波逐流(下)——2017年以来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三大导演创作比较分析[J]. 中国电影市场. 2019(07): 51-56
- [2] 冯小刚. 谭政. 我是一个市民导演[J]. 电影艺术. 2000(2) 45
- [3] 张英. 冯小刚: 我要拍艺术片了[N]. 南方周末, 2003-08-28.
- [4] 詹国枢. 冯小刚的四件法宝[J]. 经济. 2018(01): 8

作者简介:

肖启映(1995.7),男,汉族,广东湛江人,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20级在读研究生,专业硕士,戏剧影视编剧专业。